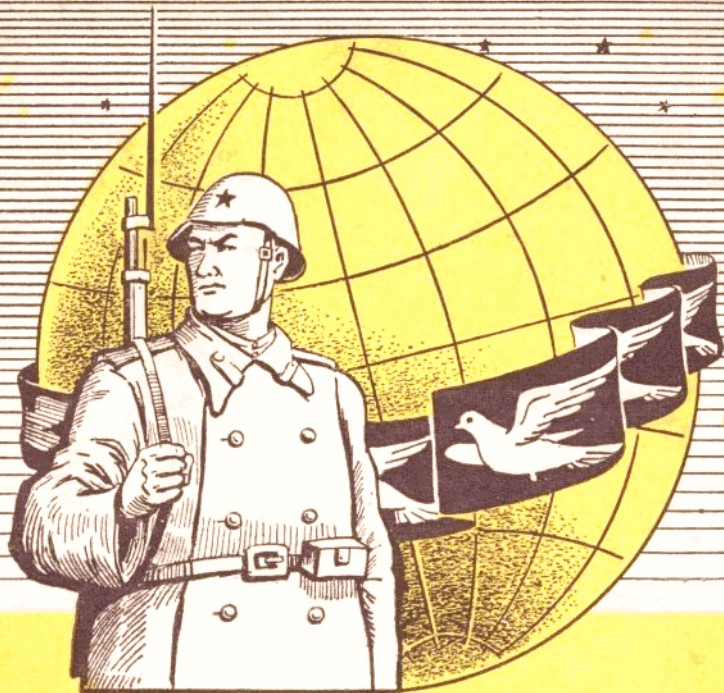


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愛·岡察爾 原著

打到柏林去

袁水拍譯 海天改寫



前記

本書原著者蘇聯夢·岡察爾，是一個青年作家，參加過世界第二次大戰。他這部著作本是三部曲，總名『旗手』。第一部分又名『阿爾卑斯山』，已由袁水拍先生譯成中文。本書就是根據袁先生的譯本改寫的。因為『旗手』和『阿爾卑斯山』兩個名稱，都不通俗，所以改爲『打到柏林去』。

本書的內容，是敘述蘇聯軍隊，在徹底殲滅侵入蘇境的德寇以後，爲了解放歐洲，出國長征，經過羅馬尼亞，打到柏林去的戰鬪情形。書中是以近衛軍某團一個迫擊砲連做中心。連長白烈英和兩個中尉，沙加達和邱尼基，都是主角。開場時就說邱尼基和一個戰士卡薩，越過羅馬尼亞的邊境，到團部裏去歸隊，接着便是他們一路打過去的英勇事蹟。他們在山路上進軍，在阿爾卑斯山上戰鬪，充分說明了解放歐洲的蘇聯軍隊，怎樣捨生忘死，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。

書中最後兩回，原著者描寫一羣迫擊砲手和步兵，被敵人包圍在一所住宅內。他們英勇地抵抗着，無不熱血沸騰，要戰鬪到最後一口氣。岡察爾還有力地描繪着連長白烈英的性格。他在艱苦的戰鬪中，仍舊不斷的研究學習，以求發揮迫擊砲的最大性能。他的犧牲也是轟轟烈烈的，岡察爾把他寫得有生有色。這些都是表現着蘇聯軍人的特徵及

其最高度的英雄氣概。袁水拍先生在中文本『譯者後記』裏說得好， he 說是：『蘇聯人民憎惡戰爭，但並不畏懼戰爭。他們是愛好和平的勞動者，同時也是願為祖國獻出一切的英勇戰士。岡察爾有力地刻劃出這些平凡的也是偉大的蘇聯人民的肖像，令人難忘，令人敬慕。有了這樣的人民，新的反蘇戰爭的鼓動者和希特勒的承繼人們，是休想從他們惡毒的冒險中，獲得任何結果的——除了覆滅之外。』讀了這部書，我們更可深切了解保衛世界和平的意義了。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四日·海天。

打向柏
林兩勇
士渡河
歸隊



砲營學高
兵程習潮



越嶺爬
山士兵
顯身手



突擊包
圍敵軍
大敗



面臨大海
風雨夜行軍



解重圍繼
續西征



前記

- 第一回 打向柏林兩勇士渡河歸隊 解放歐洲近衛軍去國長征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回 戰關英雄軍中養病 砲兵營裏學習高潮……………七
- 第三回 克強敵砲火雷鳴 上高山全線進攻……………三
- 第四回 隊伍立功勞輝煌戰果 英雄愛良馬馳騁疆場……………九
- 第五回 熱心腸漫話真戀愛 國際歌歡迎解放軍……………三
- 第六回 越嶺爬山士兵顯身手 長釘鐵鎖鞋匠受嚴刑……………三
- 第七回 突擊包圍敵軍大敗 衝鋒肉搏志士捐軀……………七
- 第八回 埋骨荒山英靈衛祖國 面臨火海風雨夜行軍……………四
- 第九回 被包圍邱尼基掛彩 負重任沙加達立威……………七
- 第十回 下命令通宵砲擊 解重圍繼續西征……………三

第一回 打向柏林兩勇士渡河歸隊 解放歐洲近衛軍去國長征

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中，侵略蘇聯的德寇，開始時聲勢洶洶，後來被英勇衛國的紅軍打得落花流水，片甲不留。所有德寇的軍隊，不是被殲滅，就是做了俘虜。蘇聯打垮了侵略強盜以後，接着便出兵解放歐洲，直搗希魔的巢穴——柏林。本書的開場，正在烏克蘭第二前線軍，越過國境，開到德寇附庸國羅馬尼亞去的時候。那時前進的部隊，越過烏克蘭和羅馬尼亞的交界處已有好幾天了。有些零星小隊或個別兵士，沒來得及同時開拔，就得趕上去歸隊。這些人在渡過交界處的一條河時，渡口的邊防軍須要檢查他們的證件。有一個迫擊砲連的少尉邱尼基，剛從訓練學校出來，趕上前去，參加隊伍。當他走到邊境交界處一塊界標的近旁，看見一個身體魁梧，肩膀寬闊的中士，正和一個邊防軍談話。這個中士的赤褐色頭髮剪得短短，頭向前伸，臂膀彎曲着，說得很起勁。原來這個中士在一九四一年，就是這裏的一個守兵，侵略強盜打過來時，在這兒駐守的軍隊首當其衝。他正在表演當初德寇怎樣轟炸，他怎樣躲到楊樹叢中去，敵機又怎樣在後面追趕的情形。邱尼基走到他們的跟前，那個邊防軍便檢查他的證件。那時闊肩膀的中士也已講完了故事，就問邱尼基道：『少尉同志，你是上N團去的麼？』少尉答道：『正是。』那個中士又說：『那末我們可以一起走了。』他說完這句話後，還用羅馬尼

亞語說了一句『日安。』中士名叫卡薩，他說話時，臉上的表情又像是開玩笑，又像是認真，使人看了忍俊不禁。他對邱尼基說：『少尉同志，你可不要見怪，我好像不認識你。』少尉答道：『我還是第一次上前線哩。』他們談了一陣，便向邊防軍行了一個敬禮，就邁步跨上那一座臨時架起的木橋。那個邊防軍在他們後面喊道：『我在這兒祝你們快快跑到柏林去！』卡薩回頭答道：『我們到了那邊，就給你打個電報來。』橋上的松木板在他們的脚下，吱吱的發出響聲。太陽光淡淡的，天好像要下雨。河裏的水不停地流着，河面上滿是銀色的泡沫。過了河便走上一條山路，卡薩所穿的鞋子是普通的軍鞋，又闊又扁，他走路的姿態又特別，好像是一隻船划上山去。卡薩一面走，一面告訴邱尼基，他怎樣害了戰爭中的流行病，神經緊張，在興奮的時候，就要眼皮跳動，兩手顫抖。他在醫院中，醫生用電療器給他治神經，可是當他聽得他的隊伍已經越過邊境時，他就從醫院裏跑出來。卡薩說：『我想我以後再也不會穿便服了，可能做一輩子的軍人。』邱尼基笑道：『你要做一輩子軍人麼？從前只聽說有一輩子做學生的，倒沒聽說做一世的軍人。你倒猜猜看，我是怎樣的人？』卡薩說：『我猜你是剛從訓練學校裏出來的，對嗎？』邱尼基說，猜得很對。他們走近山頂時，看見路旁聳立着一根白柱子。等到走得更近一點看時，原來是一個白垩粉刷的十字架，上面搭着一座木製的神龕，因為年代久了，已經顏色剝落。十字架上的聖像，也因日曬雨淋而發黑破裂了。在十字架的下方，用木炭畫着一個大『L』字母，旁邊還畫有一個箭頭，指着西方。卡薩

說：『你看，這是我們的『L』記號，表示我們應該跟着箭頭所指的方向走。』向西方去，打到柏林去，這是『L』記號所指示出的路線。他們邊走邊談，沒有注意到天上一片黑雲罩將下來，崎嶇的山路昏暗得更難走了。他們第一次感覺到這是外國的土地。一陣雨點灑下來，褐色的泥土四面飛濺，好像達姆達姆彈似的。邱尼基把外套脫去，並問卡薩道：『你的外套呢？』他隨便答道：『我將來會找到一件，現在我們且在神龕下歇一會兒，等雨過去。』他們兩人在神龕下面躲雨，雨越落越大。下面平原上，他們祖國的領土，望過去仍舊有一片陽光照耀着。綠色的故鄉草原，向站在異國山上的他們，展開笑靨。他們兩人的眼睛，貪戀地看着陽光照耀的祖國平原。沒多時，雨突然停止了，他們從神龕下走出來，再走向前去，濕泥黏住他們的鞋子，走起來比剛才吃力。他們開始下山，山峯把祖國的領土遮掩住了，陌生的田地就在路旁邊延展開去。卡薩說：『我想像中的歐洲不是這樣的。我以爲是無數的城市鄉鎮，一個接一個，熱鬧擁擠，走一步便會撞着人。他們不是需要更多的領土麼？可是現在看來，他們的鄉村，一個跟一個隔開得很遠哩。』他們走過的地方，鄉村既不密接，人口也很稀少。一路行來，到了第一個村莊，竟沒有碰見一個人。他們所看見的只有石頭十字架，還有木炭劃的『L』記號。走進村莊時，忽聽得一陣鈴鼓的聲音，夾雜着一隻手提琴的嗚咽聲。他們走過去看時，見有一所褐色的農民房子，有一羣兵士，在房子前面圍起一個半圓形。一個老吉卜西人坐在門檻上，手提琴壓在他的鬍子底下，另有一個大眼睛的孩子，手拿一面鈴鼓，

和他合奏。在他倆前面，幾個男女孩子在跳舞。這幾個男女孩子，亂蓬蓬的頭髮，跳舞時還接連翻了好幾個跟斗。老頭子叫喊着，鼓勵他們，看的人都笑了。當老頭子一眼看見邱尼基是個軍官時，馬上站起來，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，接着便用手提琴拉一隻俄羅斯歌。邱尼基見了老頭子的諂媚和小孩兒的跳舞，感覺到可恥，就要走開去。卡薩却說道：『這一定是什麼西歐的文化，讓我們看一回吧。』可是邱尼基堅決要走。他們來到村莊外，碰到一些羅馬尼亞人，用牛車運送我們的傷兵。有一輛牛車上，躺着一個傷兵，身上蓋着血污外套，抬起頭來，對邱尼基兩人說道：『喂！弟兄們，給一口烟我抽吧。』卡薩把他剩下的烟摸出一點，邱尼基却懊悔他自己不抽烟，身邊沒有帶烟。卡薩想打聽前方的情形，便問道：『前線離這兒有多遠？』一個傷兵答道：『很遠，很遠。』卡薩又問道：『究竟有多遠呢？』傷兵答道：『我們從前線走到這兒，走了兩天。』牛車載着傷兵，仍舊進行，車輪格格地響着，傷兵忍受着痛苦，發出低低的呻吟聲。邱尼基注視他們，想到不久以後，他自己也許躺在牛車上，蓋上一件外套，每當木輪子碰着石頭時，就呻吟一聲。那天晚上，他和卡薩宿在一個羅馬尼亞人的家中，屋子裏擠滿了小孩子和雞。女主人張羅晚飯，請他們吃山羊乾酪，把一大塊熱騰騰的玉蜀黍餅放在桌上，用一根紅把它切開。她的丈夫穿着狹小的羊毛袴子，拖着一雙生皮的拖鞋，坐在床上，一聲不響。他嘴裏銜着一隻空烟斗。在屋角裏，小孩子們朝着邱尼基兩人格格的笑。孩子們對於這些陌生人，感覺到驚奇。他們在書本上讀到這種陌生人見人就殺，凶

惡得很。可是邱尼基和卡薩兩人，現在坐在他們家裏，滿面笑容，好好的吃玉蜀黍餅。他們自然要驚奇起來。母親把餅丟給孩子們，他們就像是一羣麻雀圍住了吃。卡薩看看他們，歎口氣道：『我們也有這樣的小孩子呀，可是被戰爭毀了。去年冬天在烏克蘭，走進了一個村莊，常常一個人也沒見到，什麼東西都破壞了。我們碰見過幾個小孩兒，在燒房屋時剩下來的焦木火邊取暖。問他們，爸爸呢？他們沒有爸爸。問他們，媽媽呢？他們沒有媽媽。我們只好脫掉自己的外套，替他們掘一個洞，留下一些硬餅子給他們。我們再往西走，追殺那些德寇。』邱尼基道：『在這次戰爭以後，這一類事不會再發生了。孩子們不會再蹲在焦木旁邊取暖，人們也不會像那個奏提琴的老頭兒，卑躬屈膝。在這次戰爭以後，人人能夠過快樂的日子。』卡薩走近一個瘦小的女孩身邊，問道：『鬚頭髮的孩子，你懂得我們所做的是麼？』那個女孩答道：『我不懂。』卡薩把沉重的，起繭的手放在她的頭上，再說道：『將來你們會得過好日子，用不着拿一根線來切玉蜀黍餅了。這個你懂麼？』她還是倔強地答道：『我不懂。』卡薩又說道：『我們要你得到解放……』那個女孩子突然間，黑眼珠裏閃爍着反抗的光亮，喊叫起來道：『大羅馬尼亞萬歲！』她的父母嚇壞了，連忙禁止她，不許再喊。邱尼基問道：『她說什麼？』她的父親侷促不安，解釋道，這是書本上教她這樣說的。邱尼基站了起來，在屋子裏兜了一個圈子，說道：『我們這一次的戰爭不是一兩年的事，打倒敵人並非就是戰爭的結束。我們還要艱苦地和狹隘的愛國主義作戰，你看，連到這些小孩子也

中了敵人的毒。』後來男主人到外面羊圈裏去睡覺了，女主人就給邱尼基鋪床。她另外安排好了一張地鋪，給卡薩睡。她以爲他是邱尼基的馬弁。邱尼基不願佔據主人的床鋪，也睡在地鋪上。女主人給他們一塊厚厚的羊毛氈，但有一股子羊騷氣。卡薩睡時，不脫衣服，只把領子的鈕扣解開。女主人把孩子打發去睡後，自己坐在他們旁邊，通夜打瞌睡，也不把燈吹熄。睡到半夜裏，卡薩醒轉來，看見邱尼基穿着襯衣，坐在那裏，正在察看自己的身上。卡薩吃了一驚道：『什麼事？』邱尼基咕嚕道：『虱子，虱子。』虱子把邱尼基攪得一夜沒有睡，第二天清早起身，他便偕同卡薩，趕上前去歸隊。下一回便要說到邱尼基在團部裏遇見一個戰鬪英雄的故事了。

第二回

戰鬪英雄軍中養病

砲兵營裏學習高潮

第二天他們在公路上走。邱尼基急於要看到戰爭，但戰爭好像是沙漠裏的蜃樓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公路上很熱鬧，人們都是向前走着，走着，走得滿身塵土，却說說笑笑，快活得很。卡薩到處活動，一路上到處和人談天。他樣樣都知道，跟每一個人都像是老朋友。卡薩的興奮精神，慢慢的傳染給了邱尼基。他開始覺得，好像根本沒有什麼戰爭，也沒有恐怖，所有的只是無量的愉快。過了一天，他們兩人已經走近他們團部駐紮的村莊了。在村子外面，看過去是一片青綠，遠遠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雙峯山嶺，好像是一匹駱駝。敵人正佔領着山上的高地。那時沒有戰鬪行動，大地非常沉靜，周圍的事物都像在睡鄉中，沒有一點生命的感覺。他們聽不見一聲槍聲。邱尼基想像中狂風驟雨般的戰爭竟是這樣的麼？他所體會到的竟是一種大自然的寂寞，中午時的炎熱和瞌睡。邱尼基有點茫然了。他們到達司令部時，卡薩遇見了他從前偵察隊中的同事。這些同事在三天以前，捉拿一個俘虜，工作得很辛苦，團長放了他們幾天假。他們拉了卡薩去，要他請客喝酒。他們也邀請邱尼基同去，但他急於歸隊，不肯去。他在司令部裏接受命令後，就到團長那兒去報告。有一個副官告訴他，團長在政治委員伏隆才少校的地下室裏。邱尼基來到伏隆才的地下室中，只見這裏面堆滿了報紙和地圖，團長柴米葉正在室

中蹣跚踱去。他是一個身材矮小，行動靈活的塔什干人。他把邱尼基從頭到腳看了一遍，對於這個漂亮的青年軍人，表示滿意。他問道：『邱尼基，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你的家鄉在那兒？』邱尼基有點慌張，就用塔什干的家鄉話回答他。原來他們是同鄉。柴米葉微笑着又問道：『你的父親是一個地質學家麼？』邱尼基回答道：『是的。』柴米葉回顧伏隆才，說道：『伏隆才，你聽見麼？他是我的鄉鄰呢，真巧啊！』柴米葉在戰前就認識老邱尼基，他們曾經一起參加過帕米爾山的地質考察隊。此時他見着老朋友兒子，很高興，硬要邱尼基坐在椅子上。他仍舊是來回踱着，說話說得很快，他道：『我很高興，你恰恰在我的團裏。伏隆才，你想想，我的朋友兒子都做了軍官了，我們還自以為是青年呢！』政治委員伏隆才正在害瘧疾病，躺在床上。他沒有參加談話，但從眼色中顯露出來，他在讚美邱尼基。在路上，卡薩有好幾次對邱尼基談到蘇聯的英雄伏隆才。他是斯大林格勒的連部政治委員，強渡第尼泊河的英雄，現在是團部政委。別人害病時，總是進醫院療治，但他却從來不進醫院，他就在軍中養病。總司令部裏曾經有一個職位空着，要他去担任，他拒絕了。他在這個團的複雜機構中，好比是一隻不可缺少的齒輪。邱尼基現在見到了他。在邱尼基的想像中，以為這樣一個英雄，必定是昂然的，驕傲的，手上拿着手槍，口袋中露出一束報紙，站在步兵隊的前面。可是現在他所看見的伏隆才，躺在床上，身上蓋着羊皮和厚厚的毯子，臉色蒼黃，額上有汗珠，神情疲憊，但却保持着端莊嚴肅的態度。邱尼基很想聽他說點什麼，他却默默無言。柴

米葉倒是不停的說話，他對邱尼基說：『你很快就可學會一切，人們在這兒學習，比在家鄉學習要快得多。我想你不是一個胆小鬼！』邱尼基紅着臉答道：『中校同志，將來你會知道的。』那時伏隆才突然回過頭來朝他看，眼睛在濃密的眉毛下閃着光，問道：『你是少共團員麼？』邱尼基站起來答道：『是的，少校同志。』伏隆才說道：『坐下！』他說罷，又面向牆壁，不作聲了。柴米葉却繼續說道：『勇敢是一個人最寶貴的品性。你平素喜歡什麼運動呢？』邱尼基答道：『我喜歡爬山。』柴米葉說：『好極了！從你的姿態上，就可以看出你會爬山，這是合乎時宜的，去爬阿爾卑斯山。』柴米葉所說的爬阿爾卑斯山，就是他們軍隊前進時所要越過的一座高山。邱尼基聽了這句話，大大激動起來，問道：『我們要到那邊去麼？』柴米葉說：『我們是什麼地方都要去，現在不過是剛剛展開翅膀飛起來呢！』邱尼基又問道：『我們很快就會進攻麼？』他明知這句有關軍事行動的問話，就是團長也未必知道，但他忍不住問了。柴米葉和伏隆才交換着微微一笑，接着團長便說道：『你等不及了麼？你一切都準備好了麼？』邱尼基答道：『中校同志，我都準備好了。』柴米葉說：『那末好極了！你要曉得我們的列車行程，按照總司令部的火車表開駛，分秒不差，按時進行。你可不要心焦。現在你是被派到白烈英的第三迫擊砲連裏去麼？那是最好沒有了。白烈英是本團的老戰士，他在斯大林格勒作戰過。』他們說完了話，邱尼基便辭別出來。他跑到第三迫擊砲連去報到，連長白烈英，面孔很漂亮，項頸白皙而細膩，好像是一個女郎。連長正在看報，起